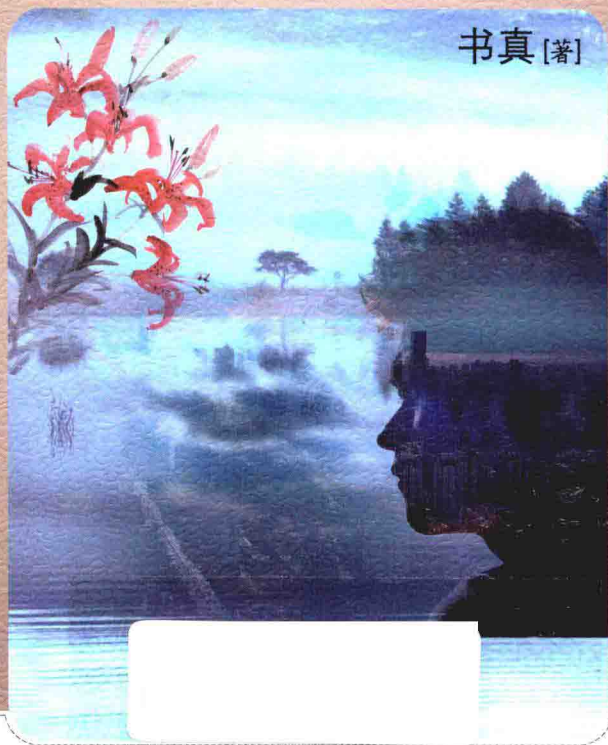


锁青泉

书真[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锁青泉

书真[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锁青泉 / 书真著. --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106 - 04325 - 4

I. ①锁… II. ①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3530 号

责任编辑: 贾 伟

出版策划: 葛风芹

封面设计: 北京墨知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门立伟

责任印刷: 庞敬峰

锁青泉

书 真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精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4325 - 4/I · 1066

定 价 30.00 元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荣升的滋味 / 4

第二章 非管不可 / 22

第三章 初战告捷 / 41

第四章 作茧自缚 / 60

第五章 婚礼上的惊雷 / 78

第六章 逆转乾坤 / 89

第七章 种菜乡长 / 101

第八章 喜忧分明 / 122

第九章 谁未未卜先知 / 140

第十章 火烧第一把 / 173

第十一章 创业难，难于上青天 / 213

第十二章 不能走进死胡同 / 254

第十三章 萧瑟处，未必无情 / 288

第十四章 深渊之中 / 322

第十五章 希望再起 / 334

引 子

群芳吐蕊，艳阳高照。一个推着一辆半新旧摩托车的男青年大步流星地走在静悄悄的校园里，英俊的脸庞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阴云，剑眉紧锁，嘴唇合成了下弧线。他路过教室旁边，“叮铃铃……”墙壁上方的电铃突然响起，声音高亢，震耳欲聋，令人猝不及防。

男青年索性停下脚步，抬腿跨上了摩托车，他却没有立即启动机器，而是迟疑了几分钟，忽然又轻轻地叹了口气，脸上的阴云却愈重了，终于，他的右脚使足了力气往下踹去。

“呜呜——呜呜——”

摩托车猛地往前飞驰了十几米，一路歇斯底里地叫嚣着，触住花坛墙壁才停止。没法前进的摩托车咆哮起来了！前轮死咬着地面，一动不动，后轮却跳起来在空中飞转，排气筒浓烟滚滚，花坛附近霎时间黑雾弥漫。疯了的摩托车最后还是撞塌了花坛，横卧花草间，呻吟几声就熄了火。这车极像一个癫痫重症人经历一阵痉挛之后倒头气绝身亡一样，可是，害苦了这个骑摩托的年轻人，手忙脚乱中，跟着摩托车冲进了被摧毁了的花坛里，四肢五官一起和石头、泥土、花草碰击，最后被重重地压在了摩托车下。更令人羞愧的是霎时间花坛附近呼啦啦围了一圈观众。因

为下课铃声刚刚响过，教师、学生都从屋里走出来，开始自由活动了。有人喊“元渊！元渊！”更多声音是“元老师！元老师！元老师！”被学生和同事拽起来的元渊变成了一个丢盔弃甲、血迹斑斑的“败家将士”。

众人帮他掸去了尘土，拂去了血迹，扶起了摩托车，推出花坛，启动后发现摩托车的机器完好。

“元渊踩离合时，由于用力太大，一块儿挂了个4档，给油过猛，心里着急又紧握了前闸刹车，所以就这样了，不过，没大事……”

一位戴着眼镜红脸教师分析这次事故的原因。

元渊低着头、黑着脸，从那个教师手里接过摩托车的钥匙，一瘸一拐地推着摩托车走出了吵闹声越来越大的校园。

随着上课铃响起，校园又恢复了宁静，静的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哎呀！了不得了！元老师自杀了！”

傍晚时分，静默了很久的校园被一声惊叫搅得像开了的锅，霎时沸沸扬扬起来。

切切吵吵的议论声，或低或高的呼喊声，加剧着紧张的气氛，还有急匆匆的身影摇来晃去。人流的汇聚点是男教工的宿舍，教师学生，高高低低，人来车往，还有几个白大褂夹杂在人群中。

几分钟之后，两个教师夹着一个无法站立的病人从男教师宿舍里出来，上了停在门口的“松花江”上，随后“白衣天使”们上车关门，一阵汽车马达声之后，人影散开。

上晚自习的铃声响过，热烈讨论的话题变成了窃窃私语。

“吃了多少安眠药？大夫迟到一会儿，他的小命儿就没啦！幸亏发现的及时！这家伙中邪了！”男教师感叹。

“倒底为什么？元渊为什么要想不开？”女教师问道。

“为什么？还不是感情受阻呗！今天中午他从家返回来，喝了好多的酒，醉了就开始痛哭，我们安慰了几句，都以为没事了，结果我们散去，他自己寻死去了！唉！”男教师追悔莫及。

“同事两三年，我从来不知道元渊有什么感情的故事！爱上谁了？还值得自杀？谁又阻碍他了？”年轻的女教师越发迷惑。

“说起来话长，元渊学生时代就有个梦中情人，叫郭静静，也是他的师范同学。据说，这位梦中情人有沉鱼落雁之貌，本来很早以前她就名花有主了，上个月，元渊得到可靠消息，女孩的爱情之花凋谢了，整个人浸泡于孤苦。元渊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周日，他和小禄去看了那女孩儿。其实他们俩是秘密行动，可奇怪的是这事竟然被元渊的父亲知道了，老人坚决反对他的儿子和曾经有过婚约的女人来往。为此老头儿旁敲侧击不算，到处明察暗访媒人和令他满意儿媳儿，前天打听到一个姑娘，逼着儿子去相亲，元渊又气又急，所以他来了这么一出……”

人们的谈话随着众光源的消失而停滞。

夜，安静极了，好像一切是非都画上了句号……

第二天，元渊出乎意料照常超负荷工作，一边为乡政府写材料，一边给学生上课、备案、判作业。工作热情饱满得令人愕然，那件令他几乎丧生的事情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

中午，教师食堂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有人趁机打趣正在吃饭的元渊：“小元，天堂不如人间吗？咋又回来了？”

元渊低头解释：“昨天喝多了，所以想不开……好男儿胸怀天下，其他的……”

接着就是一片沉默……

第一章 荣升的滋味

1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叫元渊的教师转行进了行政单位，几年以后，他在同事们的唏嘘赞叹声中提升为副乡长。又过了几年，乐康县县政府的一个宣布落地，就如同平地里无缘无故爆了一颗炸弹，霎时，人群中开了花，但是消息不因为众人的惊愕而停止传播——元渊被任命为政府乡长。

元渊的亲戚、朋友、同学的周围一时间也沸沸扬扬地不平静起来，这些人原来都是好事者，跟着大势渲染起来。世风就是这样，装灯结彩的地方总是人来人往。

元副乡长升级为元乡长，平步青云，值得欣喜，可是他却极力回避热闹，总是寻找人们的视线不到的地方藏身。

当然，荣升政府乡长，元渊心里很高兴，感觉却百味俱全。一来，从小就非常自信的他，再一次得到领导，同事，同学，亲戚朋友的进一步认可：元渊确实雄才大略，到底不是平庸之辈。二来，自从任职令宣布，元乡长的身前身后就热闹起来了，老乡、朋友、同学、亲戚的数目越来越多，而且都蜂拥而至。不但拿酒带烟，拎着自家的特产，而且会毫不吝惜嘴里的唾沫，连同一大段一大段的顺耳话一起进献，听着，看着，元渊真的找不见了北，晕晕乎乎起来！这种待遇，在他做副乡长时，还真没享受过。元乡长想起了自己曾经教过吴敬梓老先生的大作《范进中

举》，觉得自己越发像那个高中了又晕乎了的范进，可惜，他又觉得自己比不上范进能适应时局。从来不用华丽词句装饰自己，也从来不爱收买人心的元渊有点儿不习惯这种场合。面对突如其来的改变，他只选择憨憨地笑，腼腆的笑容使得这个1.80米的大男人脸上绽放了两个甜甜的小酒窝，随即又低下头。用“天真”“可爱”形容这个神情，极为恰当，没有言过其实之嫌。三来，县领导为了树立乡长威信，正规政府工作，调元渊到青泉乡政府就任政府乡长，人移景迁，感触颇多。

接到调令的第二天元渊就走马上任了。然而，当政府乡长的实际情景和他想象中的不一样。他有点困惑了，就任乡长，只是呆坐在一间空荡荡的陌生的办公室里？这就是晋升？捋一捋头发，他想捋走物是人非的伤感情怀，没想到当乡长的感觉竟然是百感交集、难以名状，纠结得就像当年他被迫放弃心底的恋情。

看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应着一次次没多少诚意的客套话，他居然思念起来了，就像少男时代思恋他的梦中情人郭静静那样，亦浓亦淡。那时，只要看不见她，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猜想，她在干什么，和谁在一起，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地猜想，然后又一个一个地否定，直到她再一次出现在自己的视野内。现在，他真的牵挂起二号乡的那帮兄弟来，他们之间从来都不分彼此，无需客气，从来不用俗礼陈词，兄弟之间，他总是张口就说，不修饰装样，真真实实，自自然然。真的，他一直自诩，他——元渊，是一个不欺，不瞒，不坑，不骗的阳光男儿。现在，他却变成一个“孤家寡人”。

2

午饭后，元渊索性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溜达到乡政府的背后，与其自己闷着，不如去欣赏一番青皮山的美景。

乐康县内，土地平旷，可以算得上一马平川，巍峨的青皮山

在方圆几百里显得一山独秀，很有名气。

青泉乡的乡政府紧靠着青皮山。元渊顺着山路往上走，刚才堵在脑袋里那千万种思绪和感慨都散了，蓝天白云下的他顿觉得轻松，也清爽了。秋风横扫，花草已经枯黄，曾经风光无限的花花草草此时几乎和裸露着的山的肌肤浑然一体了，却给人一种苍茫、阔大的感觉。

“青皮大山高又高，拿把刀儿别在腰。那家姑娘不嫁我，关起门来放火烧……”

高亢的爬山小调传入元渊耳膜，淳朴的唱腔令人精神一振，他循声找去，看见一个腰背竹篓的老者正坐在一块大青石上，大声吼着自娱自乐。看见了元渊停住歌声，打了个招呼。元渊也坐下来，老人跟他拉起了这座青皮山。他人说，这座青皮山里有宝啊，从古到今养活了许多人。据说这座山的山神还是位美丽善良的姑娘——

很久很久以前，这个村庄叫王家营，村北住着一个名叫王富贵的大财主，此人为富不仁，作恶多端，这里方圆几十里内的土地都是他家的，村里的其他人要不给他家当长工或者打短工，要不租种他的土地勉强度日。村南有一家姓秦的人家，夫妻二人，一双儿女，恩恩爱爱，和和美美，日子虽然艰难，但是还过得去。

转眼间，秦家的女儿青青长大了，这孩子天生一副热心肠，又聪慧果敢，邻里街坊无论大人小孩只要有困难都找青青帮忙，而且模样出落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隔壁的英俊后生张泉一直暗恋青青，隔三差五总要拉着青青一起干农活，一来二去二人真的有了感情。看着两个人好得一刻也离不开，两家大人一合计，决定在秋收以后就给两个年轻人办喜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一天，王富贵带着伙计来秦家收租子，看见了如花似玉的青青姑娘，两只滴溜溜乱

转的眼珠子突然间不动了。第二天老财主打发伙计上门提亲，说是只要秦家把女儿嫁给他做小，拖欠的所有租子都免收。秦家怎么可能把亲生骨肉往狼嘴里送呢？谁不知道王富贵豺狼心肠，况且他的妻妾成群？

王富贵碰了钉子恼羞成怒，带了狗腿子直接上门抢人。

隔壁的张泉放牛回来，一见心上人要遭劫难，急火攻心，热血冲顶，提了铁锹，推开劝阻他的家人，就冲上去了，那些狗腿子们狗仗人势，根本不把一个穷小子放在眼里，双方打成一片，张泉一个人对付几个打手，很快就寡不敌众了，其中一个壮汉绕到张泉背后用大木棒直击其后脑勺，年轻的后生当场毙命。青青从屋里跑出来，伏在张泉的身上，揪心揪肝地哭成了个泪人儿。王富贵见出了人命，带着他的打手扬长而去。

两家人一边垂泪一边把张泉安葬在村子后边，亲人们擦干眼泪一个个都离开了。还在坟头啼哭的青青站起身来，在张泉的坟旁挖了一个坑后，又对着坟头烧了几张纸钱，嘴里喃喃地说：“泉哥，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等爹妈去了，我就来陪你！泉哥，看见吗？那就是我的墓！你不会孤单很久的！”末了，青青才一步一回头地回家去了。

那地主老财色胆包天，半夜时分带着人冲进秦家又要抢人，青青听着吵闹声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了，给父母磕了两个响头怀揣了一把尖刀乘着月黑翻过后墙，跑到张泉坟旁，大声喊着：“泉哥——我来陪你了——”说完跳进她白天挖好的坑里刎颈自尽。

第二天清晨，家人终于找到已经自杀身亡的青青，悲悲切切地掩埋了这个美丽的姑娘。他们正要转身离去的时候，发现这座刚刚填好的坟墓在慢慢长大长高，而且，突然间变得草木葱茏了。

大家都惊呆了！

王富贵没得到青青，狗急跳墙了，带着人追过来，他在人群

中找不到青青，就围着大山转悠。他发誓：自己看上的女人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出来。

这条老色狼边转悠边唱：“青皮大山高又高，拿把刀儿别在腰。那家姑娘不嫁我，关起门来放火烧……”

王富贵走到张泉的坟旁，突然一股泉水从坟墓里冒出来，飞得老高，然后只落到王富贵的脑袋上，他跑到哪儿，那股泉水就跟到那儿，他简直无处藏身了。从脑门到脚后跟儿，统统被水包围，那恶霸变成根儿冷水柱。直到这个恶霸气绝身亡，那股清泉也就消失了。

看见恶人受到惩治，村里的人们总算解气了，最后索性一并分了王富贵的土地和家产，他们再也不用为地租的事情发愁了。

在村子北面，被埋葬在地下的青青和张泉每天都在含情脉脉地对望着，永永远远厮守在一起了。这一对善良的情侣也默默地守护着亲人，保佑着乡亲们。

青青存身的那座山因此得名了，大伙儿都唤作青皮山，自从有了青皮山，这一块儿天地就变得风调雨顺了。

村里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对恋人，把村名也改了，改为两人的名字——青泉村。

听完故事，元渊和老者也相随着下了山。他回望着高大挺秀的青皮山，觉得这座山峰真的像一位韵味十足、凸凹有致的女郎，恍惚中，他耳边的小调又起：“青皮大山高又高，拿把刀儿别在腰。那家姑娘不嫁我，关起门来放火烧……”

3

“叮铃铃……”

乡长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打断了元渊的胡思乱想，自打从青皮山回来，他的脑海中老是萦绕着那个凄美的故事。

电话是找自己的？还是找他前任陈乡长的？也不知道为什

么，不管找的谁，元乡长都有点儿不情愿去接那电话。

“叮铃铃……”电话铃却倔强地响着，似乎那铃声因为没人接听，叫得更高了。

按理说不是找自己。对，应该告诉人家，陈乡长调走了。元乡长犹豫再三，还是拿起了电话。

“你好……”

“元渊！怎么刚当了乡长就不接电话了？是不是得刮目相看啊？”

原来是曾经和他一同吃饭一起睡觉好几年的禄兄。

“哪里的话？接电话和当乡长有什么关系？哥哥，我还是吴下阿蒙！”

沉默了一天的元乡长，此刻，觉得自己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兴奋无比。

“那你就回来吧。第一，你做乡长了，哥得给你庆祝一下。其次，有点事情，找你商量商量。必须来，听见没有？”

元渊和禄兄先是同学后是同事，哥儿两之间没有禁区。从职场到情场，彼此了如指掌，而且互为军师。元渊不拘小节，生性豪迈，从来都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他相信自己的智力和毅力。自从他认识禄兄之后，元渊更相信禄兄的能力，他这个哥哥的气度和毅力绝非等闲之辈可比，一定会前途无量的。

“好！不过，我得先看看有‘情况’没有，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下午肯定到！咱喝个痛快！”

有意外情况的比率几乎为零，他当了两天乡长，除了和同事们打个招呼，寒暄几句，没有找见任何一项需要他完成的任务，隔壁的书记室的来访者倒是马不停蹄，络绎不绝。一个人独揽这么多公务！看来，青泉乡的这位“一把手”精力旺盛，能量超群。

午饭时，在乡政府食堂里，元乡长特意端了饭碗拨开众人坐

到了张书记身边。

“呵呵，小元，换了新环境有点不习惯吧！没事……慢慢都熟悉了就好了。”

俨然一个长者兼领导的口吻。

“是，是。”元乡长谦虚地笑着连连称是。

“我在二号乡还有点具体事情，得做一下交接，张书记，如果晚上没什么事的话……我想回去一趟。”

元渊乡长觉得这是自己平生第一次如此小心翼翼地说话。从副科升至正科，职位确实高了，底气却没有了，他感到，这些世事就是西方的荒诞剧，没有什么逻辑可循，荒谬之极，可笑之至。

“噢，应该回去！你尽管去吧。”

张书记继续低头吃饭，元渊得了这“特赦令”欣喜若狂，这种感觉让他记起了上初中时，从周一到周五挨饿，周六回家时的兴奋，那时，他们一路走还一路唱：

“星期一吃了个憋，星期二吃了一半儿，星期三吃了个干，星期四摸捞箱箱扎了根刺，星期五拿命堵，星期六背了干粮口袋上了路”。

4

元渊当了乡长却无乡长的派头，张书记没有“恩赐”，他也没有申请，前任陈乡长的车闲置着，元渊骑着跟了自己十多年的破摩托车，回望了一眼青皮山，直奔二号乡。

时至深秋，地势渐高的坝上地区已经由凉变冷，元渊带着一身寒气进了一间温馨的农家小屋。

禄兄没有召集更多的兄弟为他接风洗尘，只有他自己端坐在农家小酒馆的土炕上，禄兄面前放着一张方桌，桌子中央摆着一

碟腌制过的青白色的芥菜条，左右两边摆各着一只酒杯和一双筷子。

这间小屋安静而亲切，特像他念初中时每个星期天必回的奶奶家。那时，父母都忙，无暇顾及他们兄弟，只有奶奶，一到星期天总会备下好吃的，站在家门口，手搭凉棚迎接他的回来，所以奶奶家是他记忆里最温馨的地方。

元渊脱鞋上炕，盘腿坐好，禄兄开启了酒瓶盖。

孔府家酒香气四溢，很快销蚀掉几天来积压在元渊心头的孤独与压抑，他又开始肆无忌惮地笑，酣畅淋漓地说了。豆腐熬山药吃得他胃里舒服，心里更舒服。

“元渊老弟，乡长不好当，乡政工作搞出彩了，功劳归人家党委书记的；工作搞砸了，挨批时，别人会把你推出去。党政之间明争暗斗，历来就有。很可能等你的的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用老百姓的话说，老公公背着儿媳妇儿跑，费力不讨好！不过，我相信你的工作能力，但是，在处理和一把手的关系上，必须谨慎，事事都要三思而后行啊！哥哥就是要借着这杯庆祝酒，给你敲一个警钟！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禄兄开篇就是语重心长的一番话，接着呷下一口酒，那红脸膛上全是凝重。

元渊知道这不是在危言耸听，这两天他已经嗅出了一种气味，一种在他生命经历中闻所未闻的气味儿。不过，他还是觉得偌大乡镇总该有他的用武之地，有人抓着的，他绝对放手。自己更不跟书记争什么短长。读书、工作这么多年，周围的人都说他没长多少心眼，不过，好在之前总是“奉旨”工作，但在乡政府的人事关系的处理上，往往有人掩口嘲笑，笑就笑吧，说就说吧，元渊统统呈现不在乎状态，其实，他也是真的不在乎，不过，元渊的性格确实也没有影响到他的人生的各种进程。后来，他觉得自己的工作经验和阅历增长了，兄弟们却说，元渊的心智

幼稚依然。自然，元渊更不谙尔虞我诈之技，也不会勾心斗角之术，如果必须这样，泰山难移本性难改，他只能放弃这乡长的职位，无论是谁，都是生存第一，发展第二。

“小童鞋啊，你必须注意！”

“注意？怎么注意？成人的思维方式早已固定了！”

元乡长不是觉得忠言逆耳，他真这么认为，在他这个年龄，性格已经没有了可塑性。

“物竞天择，强者适应任何环境。既然上去了，就应该以一个强者的标准要求自己，改变自己。这是初中政治老师告诉我的道理！小童鞋啊，你必须记住，首先不让自己翻船，更要用自己的方式造福一方百姓。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个道理嘛，你应该懂得！”

禄兄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睁圆了两只拉得很远的眼睛，仿佛在告诉元渊，从这张大嘴里迸出来的都是真知灼见，绝不能漠视。

元渊盯着这位和他风风雨雨并肩携手走了十多年的兄长，这是一张只有元渊才能欣赏得了智者的脸，禄兄的五官和他的脑容量一起夸张地大，使得那些浅薄世俗的女孩子们接受不了，才有了今天那位五大三粗的禄嫂。将心比心，粗糙的禄嫂不可能成为禄兄的最爱，用禄兄的话说，“不管怎么说，总算有家了。相爱是过日子，不爱，过的也是日子。”禄兄运气不佳，婚姻的幸福指数不高，连晋升也晚了别人许多，元渊和他一起走出校门，一起变成行政干部，元渊早成了正科，他刚刚提了个副科。

“这个……嘿嘿嘿……”

一般的情况下，元渊就用“嘿嘿嘿”表示他对禄兄观点的赞同，听到他的笑声，禄兄脸上的表情也就柔和多了，声音也就低了下来。

“当啷！”

门被推开了，进来的不是矮胖的老板娘，而一位让人眼前一亮的美眉：高挑身材，大乳，细腰，肥臀，性感十足；鹅蛋脸型，唇红、齿白，鼻挺，目光如秋水盈盈——

郭静静！

元渊懵了。

这个几乎让他伤生的女人！这个女神一样的女人在他的心底保存了八年！竟然在这个时间，仙女般地飘落在他眼前！

难道他喝醉了？又出现幻觉了？

元渊用手指甲使劲掐了掐压在腿底下的脚趾，脚趾一阵钻心的疼！不是梦境，是现实，眼前这位身着黑色小款皮衣皮裙儿的时尚女郎就是一直占据他梦境的初恋情人郭静静！

然而以元渊的看法，此刻，她应该远在南京，怎么会来这里？

元渊困惑了，虽然心中一直执着那份牵挂，但是毕竟他是有妇之夫，她是有夫之妇，接下来他俩该如何面对？元渊不知所措起来……

“静静来迟了，坐了这儿，快吃吧！老板娘，再来个鱼香肉丝！”

倒是禄兄满脸的炽热，为郭静静叫菜，找座儿，拿餐具。

郭静静还像读书时代一样温顺腼腆，安静的如一粒晶莹透亮的水珠儿，她只微笑着点了一下头，然后低下眼睑，既不看禄兄也不看元渊，轻轻地坐下来，不大说话，只是低着头和那盘鱼香肉丝交流，夹了一根儿菜丝，细细品味，进食如猫，没有一点声响。

元渊不敢直视郭静静，可是她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种眼神都在摩挲着他的心，在她的身边，还是那种柔柔的，轻轻的，清清爽爽的，不可触碰的感觉。他心中涌动着一浪高过一浪的痛楚，不便问什么，好像也不能问什么。